

华夏神话

简谭

姚宝瑄 ■ 著

HUAXIA SHENHUA

JIANT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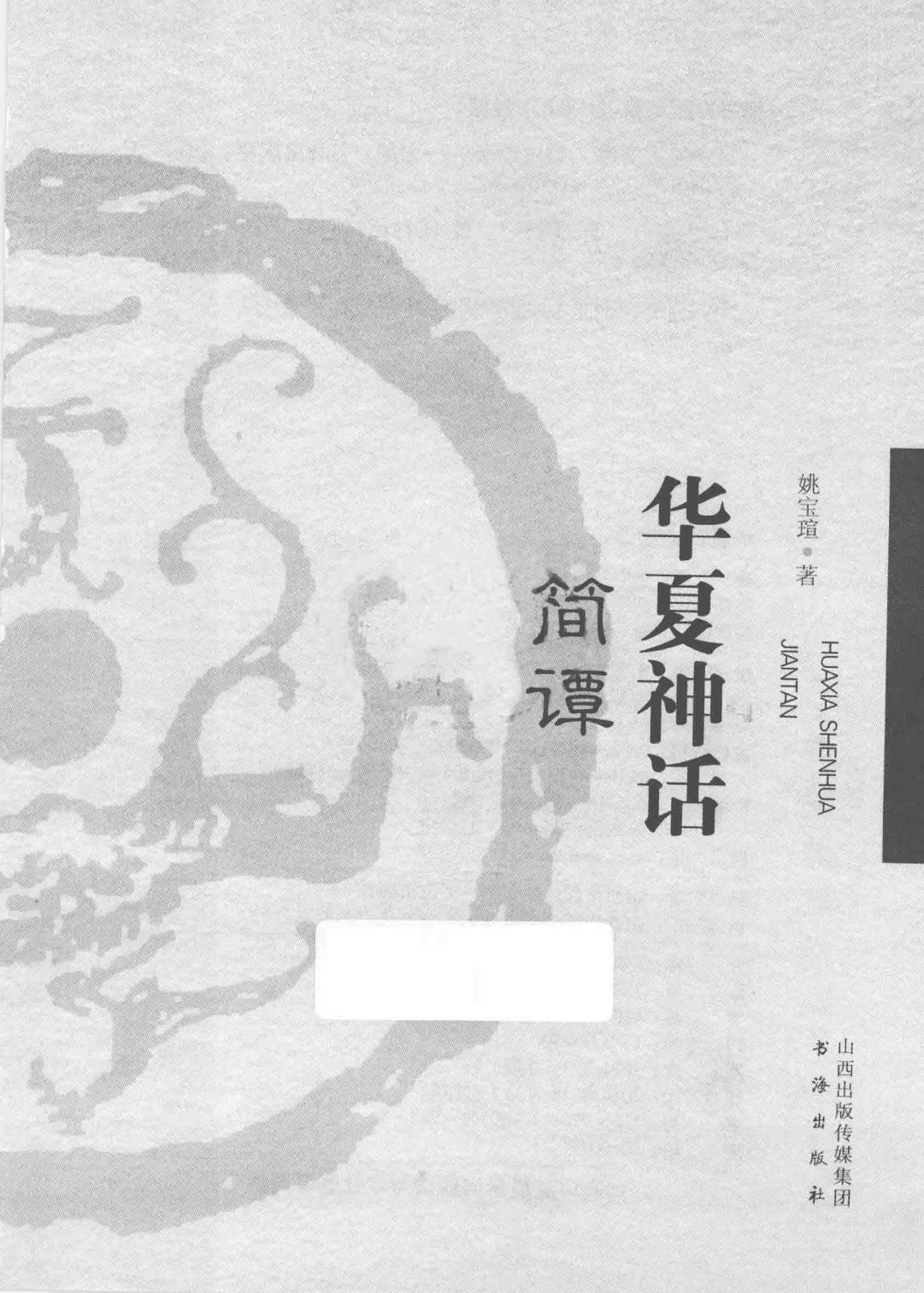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书海出版社

中華書局影印

萬葉詩

卷之三





姚宝瑄 • 著

HUAXIA SHENHUA
JIANTAN

华夏神话 简谭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书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华夏神话简谭 / 姚宝瑄著. —太原: 书海出版社, 2014. 11

ISBN 978 - 7 - 80550 - 965 - 5

I . ①华… II . ①姚… III . ①神话 - 研究 - 中国

IV . ① B 932.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31217 号

华夏神话简谭

著 者: 姚宝瑄

责任编辑: 阎卫斌 莫晓东

装帧设计: 陈 婷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 书海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 030012

发行营销: 0351 - 4922220 4955996 4956039

0351 - 4922127 (传真) 4956038 (邮购)

E - mail: sxsckb@163. com 发行部

sxsckb@126. com 总编室

网 址: www. sxsckb. com

经 销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 书海出版社

承 印 厂: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 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 890mm × 1240mm 1/32

印 张: 5. 25

字 数: 120 千字

印 数: 1 - 3 000 册

版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0550 - 965 - 5

定 价: 20. 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绪 言

神话是人类童年时代的产物，所有民族在自己的童年时代都产生过神话传说。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神话的流传又因为社会形态的演进、人类文化的发展而变形或消亡。神话与其他文学形式、意识形态一样有着自身产生、发展、繁荣、演变、消亡的规律。

作为今日汉民族前身的华夏族，与中国和世界其他民族一样，在自己的童年时代，产生过丰富多彩的神话传说、故事。华夏神话的研究，就是沿着历史长河的进程，人类文化逐步进化的规律，查寻其产生、发展、繁荣、消亡的主要线索、一般规律，总结出与其相近的文化学科的相同点，以及自身的独特性，进而梳理出华夏神话自己的体系。

当然，华夏神话不能等同于中国神话。中国神话包括今日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五十六个民族的全部神话遗产。华夏神话指的是汉民族的前身——华夏族的神话和明显受到华夏神话传播、影响的一部分兄弟民族的神话。因此可以说，华夏神话是中国神话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

就目前对中国神话的搜集、整理、研究的现状看，综合写一部完整、科学的中国神话史或中国神话概论的时机，尚没有成熟。一个世纪以来，在一些前辈学者的贡献与同辈学

者的倡导下，华夏神话的研究已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使我们可以基本摸清华夏神话的脉络，看到华夏神话发展演变的轮廓。

可以说，华夏神话有着自身完整的体系，是由一系列不同的神话系统组成的。而每一个神话系统又是由一系列不同的神话传说、神话故事组成的。每一则神话故事，每一个神话系统，相对于华夏神话体系而言，又有着各自特点和作用，从而使华夏神话体系成为一个诸要素相互作用的总体。从神话发展的轨迹来看，各系统、各神话故事又协调发展在这统一的整体之中。神话作为文化的一个要素，又与诸多文化要素系统协调，生长在文化发展长河这一运动着的整体之中。因而要从华夏文化发展史这一整体角度去研究华夏神话独有的个性，以及诸要素之间的协调情状。华夏神话是华夏文化这一大的系统中活动着的子系统。

华夏神话作为一个运动发展演化的整体，其内部的变异总在发生发展着。根据它自身的发展规律，不断得协调各要素之间的关系。为适应社会历史、文化发展的环境，它调整、增补、更新着自身的要素，向着自己的目的地运动着。因而必须在时间、空间和其他条件的变化中研究华夏神话产生发展的趋势和规律。时间上，华夏神话只产生于一定的历史时间单位之内，而不是永远发展繁荣在永恒的时间之中。空间上，华夏神话不是只传播在中原大地，而是远播今日中国国土的各个部分，甚至跨越国界，远渡重洋，流传在印度、朝鲜、日本等国及中亚、西亚、东南亚等地。

华夏神话是在对每一则神话故事的个体研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个综合概念。但是，综合研究华夏神话，并不是

绪 言

将各则神话内容机械地相加。这一个体特征与整体特征的关系的研究，是能否总结出华夏神话乃至中国神话特征的关键。例如，每一则神话是存在的，甚至至今仍流传在人们口头之上，然而它却不具备华夏神话的总体特征，也不能代表华夏神话这一整体。将每一则神话都综合起来，找出其中的共性，即是华夏神话的特征。而各自个性的相加，都只能给研究整理带来混乱。古人对华夏族神话的不自觉的综合，神话内部自然的综合，使我们今日见到了华夏神话体系形成的时间与规模。而我们今天的综合研究，将导致对华夏神话价值的认识产生一个新的飞跃。

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神话作为人类童年的一种精神、文化产品，却不能伴随着社会组织、经济基础的变化而持续前进。当逐步严密的逻辑思维与建立在抽象思维基础上的自觉的形象思维开始取代不自觉的形象思维，当人类在长期的生活劳动中，认识到那些被征服和尚未被征服的自然力并非是天真的幻想的时候，神话也就成为过去，神话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人类已由儿童一步步走向成年，走向成熟。这时，人们对儿童时代的幻想和往事只能追忆、欣赏和评价，甚至加工、模仿，却永远不能再亲身体验儿童时代的天真了。儿童的幻想也就成了高不可及的范本而散发着诱人的艺术魅力。这是人类文化发展的骄傲，也是神话的悲哀。

目 录

绪 言 1

壹 华夏族的形成和华夏神话 1

贰 华夏神话与中国兄弟民族神话 15

叁 华夏神话的归宿 68

肆 华夏神话与中国思想史 105

壹

华夏族的形成和华夏神话

处于原始社会的民族，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人类共同体，主要指氏族、胞族、部落和部落联盟。超出部落范围的人类共同体，在原始社会是不存在的。而结成一个联盟的各部落之间，必然有血缘亲属关系。这是一条由氏族社会的特点决定的一般规律。一个部落就是一个大天地，一个联盟同样如此，因为他们还没有脱掉自然发生的共同体的脐带。按地区团体为基础来划分不同族系的联盟是不可能的。以此来判定华夏族的话，可以说，它不是处于原始社会的民族。如果说原始社会有华夏族的话，那就是在使用“民族”这个概念上出现了误差。换句话说，华夏族是我国历史上出现了国家之时才形成的最早的文明民族。

恩格斯说：“最初本是亲属部落的一些部落从分散状态中又重新团结成永久的联盟，这样就朝民族的形成跨出了第

一步。”^① 这就是说，部落和民族不是等同的东西，部落联盟是民族形成以前的最后一个阶段。不是以血缘关系，而是以地域团体为基础的民族，在实体上已不再是部落和部落联盟，而是与它们不同的新型的共同体，即“永久的联盟”。文明民族是在部落联盟的基础上形成的，由部落联盟向文明民族转化的契机是国家的形成。就是说，当结合在一个类似于国家政府之下的诸部落融为一个统一体时，民族就应运而生了。

五六千年前，中原地区早期的居民实为华夏族的直系祖先。然后世在追忆自己民族历史的时候，将四周诸族称为戎狄夷蛮，从而混淆了华夏族最初形成的基本成分与他们的界限。导致后来认为华夏族系羌、夷、苗蛮、戎狄的联合体的看法，也是事出有因的。其实，这些部族就是远古居住在这些地区的不同部族，他们就是华夏族的直系祖先。从这里分散而去的或分别与这些部族有联系的四周的部落，因华夏族的形成而被称为“戎狄夷蛮”，是造成这种看法的原因。在我们今天看来，无论如何称呼上古就聚集在中原地区的各部族，都应承认，他们是华夏族形成的主要成分。

原始社会末期，中原地区居住的各部族在文化上融汇，在血缘关系的基础上出现了时和时分的部落联盟。如炎帝、黄帝、共工三个部落曾结成一个联盟，但炎帝和黄帝、黄帝

^① [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9页。

与共工又分别打过仗^①。又如蚩尤、驩兜与炎帝、尧曾有过联盟，同时又发生过激烈的战争^②。再如鲧属尧的联盟部落，鲧被杀后，其儿子禹又同尧、舜同处一个联盟之中。这说明当时的联盟的确不稳固，还未能结成“永久的联盟”。时而攻战、时而联盟的社会现实，使神话同样难以理出一条清晰的线索，因而，也就形不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在这些不稳固联盟中的各部族，又与他们生活着的四周的部族有着建立在血缘联系之上的联盟。这样，就形成了以中原为核心的连接起四面八方的、以血缘为纽带的连环套式的众多联盟。相互之间的神话犬牙交错，不分你我，这是造成神话系统混乱的又一个原因。但同时，也给系统地研究华夏神话提供了前提。所以说，在研究属上古文化范畴的神话时，不能单从神话的角度入手，而要从产生这些神话的各部族间的血缘关系起步。

这个时期，同部落内各氏族之间的通婚惯例已开始被打破。王权思想开始产生，家族代替了氏族而成为社会的细胞，氏族与部落的分裂趋势已趋向终止，人类的自然繁衍已不再引起共同体的分裂。文明民族开始形成了。

夏王朝诞生，华夏民族也随之形成。华夏族，是夏代前夕地域联盟转化而来的。所不同的是联盟的酋长成了国家的

^① 见《史记·五帝本纪》：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志。”再《淮南子·兵略训》说：“颛顼尝与共工争矣。”颛顼为黄帝后代。

^② 《逸周书·尝麦解》云：“昔天之初，诞作二后。乃设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于宇少昊，以临四方……”即蚩尤与赤帝（炎帝）有过联盟关系。再，驩兜历来认为属苗蛮集团，而《尧典》中讲曾与尧有过联盟关系。

君王。这个地域联盟是中国原始社会史上最趋向稳定的一次联盟。早期应是在传说中的尧时代，当时联盟中有尧、舜、四岳、共工、驩兜、鲧等部族。到舜时，契、弃、伯益、伯夷、皋陶、落也参加进来。这个联盟曾一度与穷奇、驩兜、鲧、饕餮、共工等部关系破裂而发生战争^①，但到禹时，又基本联合在一起了，地域扩展到了今江浙、巴蜀、甘青、东北等地。这个联盟经过尧、舜、禹三个时代，保持了它的基本成分和地域，开始形成“永久的联盟”。随着夏代国家的建立，华夏族也在此基础上形成了。

华夏神话体系也以此为标志，开始将各部族的神话融为一体。后世称这些部族均为炎、黄的后代^②，说明这时神话中黄帝、炎帝已开始占据要地。神话中神的系谱、名称开始了一次超出部族范围的大融汇，同时也产生了神话系统上的混乱。而神国中先是几个天帝并立，后来逐渐排弃了各部族的天帝，开始了以黄炎为祖先神话的核心人物的新纪元。这次天国之争，是华夏神话体系形成的先声。比如帝俊，原为东方夷人的部族神，后改名换姓为帝喾，又为帝舜，慢慢地便不如原先那么显赫了。而古羌人的女天帝、始祖神女娲，也被剥夺了天帝的职务，只有始祖母一职保留了下来。特别是进入奴隶社会以后，女性神的地位更是每况愈下。这便是古人称女娲为古天帝^③，而后世不解其原因的由来。

需要说明的有三点：首先，华夏族不是后人称为“夏

① 《左传》文公十八年。

② 见《史记·三代世表》、《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

③ 见《楚辞·天问》并注。

民族”的后代，夏民族指的是奉禹为始祖的一支居民，即以往常讲的夏后氏，也就是夏王朝的王族。夏代国家不是由禹为始祖的一支血缘家族集团所组成的，而是夏代前夕整个地域联盟转化而来的；华夏族也不是由夏后氏一支演化而成的，而是由夏代以前各部族成员组成的。华夏神话同样不是夏后氏的神话，而是包括有虞氏（舜）、四岳、共工、禹、契、弃、伯益、伯夷、皋陶以及有扈氏、有穷氏、有仍氏、有鬲氏、斟灌氏、斟𬩽氏、伯明氏^①、昆吾^②、陶唐氏^③、葛^④、豕韦^⑤等部族的神话。并且还包括与这些部族有血缘关系或者有一定文化往来的部族的神话。一句话，包括后世称谓的羌、戎狄、夷、苗蛮各部族的神话。

其次，“华夏”最初称为“有夏”或“区夏”，而后用“诸夏”、“华夏”、“华”等名称。而“大夏”却只是夏代国都地址，今太原地区^⑥。由“启”称“夏后”，说明夏代开国者应是“启”而不是禹。因此，华夏族的形成时间上限应是“启”开国之时。但是，华夏神话与历史事实却不能同时同等而论，华夏神话体系形成的起点应是以鲧禹治水神话为标志。由治水而串起来的各部族的神话是华夏神话体系开始形成的先声。国家、民族的形成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在这期间，意识形态领域里同样有一个长期的融汇的过程。

① 《左传》襄公四年。

② 《国语·郑语》。

③ 《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④ 《孟子·滕文公下》。

⑤ 《水经注》“济水”下引《史记》。

⑥ 《左传》定公四年有“命以《唐诰》，而封于夏墟”。杜预注：“夏墟，大夏，今太原晋阳。”

程。神话世界中就有一个主神被筛选、被确立、被承认的过程。这个过程的起点不是以民族、国家的形成为标志，而终点，同样不能以此为标志。

再次，不能以华夏族最初形成时的地域范围作为划分华夏神话范围的界限。文化、神话的传播融汇能力远远超过民族的融汇能力。后世融为华夏族的各部族，后世没有融汇为华夏族，但文化上有联系的各部族，其神话除本族特有的神话外，可以一并归入华夏神话体系的研究范畴统一考察。如与东夷有联系的肃慎、越人；与羌人有联系的百濮、巴蜀，后世羌人南下西进后的云南、贵州、四川等地；与西部羌人有联系的西藏、青海、新疆南疆地区；与北狄有联系的漠北各部族乃至今日新疆北疆地区等。

下面我们再将与华夏神话体系形成有关的几个文化要素予以简要叙述。

语言、文化、民族自觉意识、共同心理素质以及地域等是形成华夏神话体系不容忽视的因素。

(一) 共同语言。在原始社会，“部落和方言在本质上是一致的”^①。部落以方言为标志，方言是语言的地方变体。当一个氏族部落由于自然繁衍而分裂成许多部落时，由于环境的隔离，语言上便逐渐产生了差别。而“部落的分割直至方言发生变化时始告完成”^②。但是，新出现的各部落间往来频繁，尤其是相互组成部落联盟的各部族，就不会发展

① [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9页。

② [美]摩尔根《古代社会》第一册，商务印书馆1971年版，第187页。

成为各自独立的亲属语言，而是在这些方言中有一种方言成为整个联盟的共同语。同时，各部落的方言仍然存在。反之，当这些部落各自独立，不再与别的部落结为联盟时，各自的语言就形成了同一语系之内的，既有亲属关系又各自独立的语言。汉藏语系的各民族大多属于这种情况。华夏族形成之后，提出戎狄夷蛮这组概念对内外以示区别，使这些后进的氏族部落逐渐自成一体，占有一定的地域，使用着一种跨部落的共同语（同时也有各自的方言），成为一个民族。华夏族形成以前，语言的使用情况与今天是大不相同的。联盟是以氏族为其基础及中心，而以共同语为其范围的。所以从来没有发现一个部落联盟组织是越过其母语所派生的数种方言范围以外的。由部落联盟演进而成为文明民族后，联盟中的共同语言就必然成其为民族共同语。同时与联盟相同，保留着民族内部的不同方言。华夏族的语言就是如此。

华夏族存在着共同语，即所谓雅言。雅通夏，雅言即夏言。《论语·述而》云：“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郑玄注：“读先王典法，必正其音。”这样“皆用雅言，然后辞义明达”。《墨子·天志下》引《大雅·皇矣》作《大夏·皇矣》，认为雅言就是夏言。这是华夏族形成前后，夏方言上升为华夏族共同语的标准语的结果。雅言就是华夏族的共同语。《荀子·王制篇》云：“使夷俗邪音，不敢乱雅。”即说明东夷语原是各部族联盟时的方言，华夏族共同语形成后，夷俗邪音不能与华夏共同语相提并论，成为共同语以外的一个地方方言。《左传》宣公十年记有：“楚人谓乳谷，谓虎於菟。”这是用共同语中的标准音去注释楚方言。南方之吴、越、楚等地与北方各国在民族、语言

上的统一是不容置疑的。现在见到的甲骨文、金文和传世的先秦各代各国的文献，记录的都是同一种语言。汉语的“基本词汇可以追溯到数千年以前”^①，并且“数千年来……汉语语法的变化是不大的”^②。如此说来，夏、商、周三代确系同一民族建立的不同朝代。他们使用着同一种语言（各有方言）、同一种文字，与夏、商、周三代相联系的各部族在语言上属同一共同语之下的各方言（有一部分后世演化为一些后进民族的共同语）。语言是民族的标志之一，语言的延续，说明民族的延续。语言的传播融汇是民族融汇的先声。例如现代西南一些民族的神话中的神，有用汉语称谓的，像女娲、伏羲、盘古、玉皇大帝等；有用民族语称谓的，像尼支呷洛（彝族）、桑吉达布鲁（纳西族）、阿布帖和阿约帖（白族勒墨人）等等。用汉语称谓的神与神话，是早期华夏神话的一部分，或者是后期传播而去的华夏神话，用民族语称名的神和神话，则大多是属于他们民族的语言形成以后产生的神话。换言之，前者是华夏神话，后者是他们本民族的神话。

从神话产生、传播的主要工具之一语言的角度看来，华夏神话体系的形成与传播及其丰富的内容，是难以否认的历史事实。

（二）共同地域。首先要说明的一点是：华夏族不等同于今日国土上的五十六个民族。他们属于较广泛的民族共同体。民族的共同区域，不是说该民族所有成员都必须居住在

① 王力《汉语史稿》下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93页。

② 王力《汉语史稿》中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11页。

一定的地域之内，而是说所居住的地域在地理上或者在文化上是连成一片的。

《左传》昭公九年：“（周景）王使詹桓伯辞于晋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骀、芮、岐、毕，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薄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毫，吾北土也。”这是周王朝的疆域范围，与夏商两代辖地基本一致。近世有学者认为仰韶文化系夏人祖先的文化遗存，龙山文化是商人祖先的文化等等，而夏商周三代王族或其祖先曾在地理上相距遥远的地区生活，因而他们不是一个民族。这和我们的讨论并不矛盾。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红山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均与华夏文化的形成、华夏族的形成有一定的、不可否认的联系。可以说，考古资料提供给我们的是华夏族形成前期与形成之际在文化地理上辖地广阔、不可分割的一幅民族融汇图，几乎遍及今日之国土。华夏族成员的居地不可能有如此广阔的面积，而是与一些所谓的戎狄夷蛮杂居，或者是居住着与华夏族有族源、文化等联系的其他部族。后世甚至出现过“南夷与北狄交”的危急形势。但是，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不绝若线”，说明华夏族形成后从未被分裂成互不相连的几部分，他们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共同地域。而后世四周诸部族融入华夏族，在文化地理上的统一，更进一步奠定了华夏神话系统研究的可能性与科学性。

（三）共同的生活习俗。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物质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这些形成了体现该民族特征的民族文化。至于形成较为固定的民族形式和风格，并升华为代表民族的标志，是较晚的事了。但无论是早期民族或者现代民族，其